

聞「炎」色變

臨床心理學家林玉葉女士

沒有人會知道，也沒有人想知道，今年的春天原來是要過得如此驚心動魄的。它的威力，在於它的突然、不尋常、難以控制及預防等特性，最重要的，是它直接威脅或挑戰我們的生命，因此，有人以「戰爭」來形容身處當中的張力，實不為過，最少我便有這種感覺。作為一個從未經歷過戰亂的香港人來說，這確實是個難得卻不容易的體驗。

作為一個要與市民面對面接觸以提供臨床心理服務的公務員，和眾多身處其他工作崗位的香港人一樣，打從淘大爆發疫症開始，我的工作地方開始進入「作戰」狀態，每天的情況不斷轉變，上司亦不斷調較我們可以或要做的事，緊張氣氛每日上升。為要令我們所做的能真正對應市民的需要，所有的指令，或同事自發想到可以做的事，均需在很短時間之內完成，否則便失卻原意。亦因如此，每天的工作變得充滿意外或未知之素。那段日子，超過一半的受助者取消面談的約會，騰出來的時間使用在每天的簡佈會及之後的應變工作上，那種混亂與失控，在我的專業經驗上是陌生的。然而，不安、焦慮的情況並不局限在工作環境中，還有更多的，其實是來自對疫症不知所帶來的恐懼、對它每天以倍數上升的凌厲走勢的震懾、對自身、親人安危的憂慮、對受災者的悲憫、以及隨這一切而來對生命的無助感。突然間，我們恍然發覺，災難已在身旁，沒有人再可以獨善其身，或隔岸觀火。我想，對大部份習慣由自己操控生活的香港人來說，經歷期間的張力，絕非易事。

執筆之日，疫症高峰期已過，大家亦有稍為喘息的空間，我不知有多少人會回望及反思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，又或者反問發現或認識了自己有多少。我很記得，那段日子，其中一項挑戰，是要進入淘大，協助其他部門及本署社工執行搬遷居民的安排，以及在隨之而來的隔離營生涯中，數次進入營舍協助社工及民安隊安頓居民情緒，當中感受最深的，是既擔心同事的安全，又想幫一把忙，以減輕自己的不安及無助感覺；但同時又非常擔心是否懂得保護自己，當中的兩難是我未經歷過的，因從來都覺得自己是在「大後方」工作及生活，縱使以前面對災難事故，如嘉利大火、華航空難，我們在參予其中時，自身安全從沒受到威脅，故挺身而出、感同身受是很容易，亦很有滿足感。但當今次涉及那可能要因服務別人而付上生命的代價時，這些挑戰便來得異常沈重，它迫使我反思人生投放資源的選取準則，因為「照顧者」只是我作為一個人的眾多身份之一，我應如何為此定位？

在剛過去的數月，社會上普遍對因對抗「非典型肺炎」而殉職的人士給予英雄式的肯定，我對這些回應毫不置疑。我只是想：死者已矣，但倘若他們有機會

爲自己說話的話，他們對於自己成爲社會的英雄又會有何感受呢？當他們目睹至愛爲他們的離去而傷心欲絕時，會否更加百般滋味在心頭？作爲一個從事助人工作的小市民，我只知道，我絕對不想做「英雄」，更加沒興趣「因公殉職」；然而，作爲一個人，我亦知道，當我身處其中，其實可以選擇的並不太多，除了因要對自己生命負責而要盡力保護自己之外，生命中總會有些聲音驅使人去做一些你覺得需要做的事，或對週遭環境的訴求作出回應。或許，這正是人之可以成爲「萬物之靈」的原因吧！